

【雕刻时光】



山溪奔也

■宋巧琳



熊宏娇绘图

人的一生总离不开水。

我生命和水的联系,大概从注定的某一刻就开始了。老一辈人建房讲究依山傍水,小村的建立者们选择了这个山坳落脚,往后的年岁就与水成了对邻。受临水而居的情结所影响,老家的屋后是井,并下溪流,溪流塘,而后汇成江。

屋后的井,自打我有记忆以来就存在了,相传是某位先辈为取水便利而挖掘的。没人能说清具体是谁家的,孩童便拿距离说事:离我家近,那便是我家的。

被我强行赋上名姓的井,我自然费上不少心思去观察:不似寻常的井是黑洞洞的一口,这口井正上方向外敞开,不过一米半深的水中漾着成丛的水草,日光下照,偶见清波嫩叶间浮着像鱼苗似的生物,但我确实没从井里打捞起过一尾鱼,长大后的许多年间也再没见过鱼的踪迹。鱼去哪了?对于这个问题我曾设想过许多天马行空的答案,譬如是被春天归来的燕子叼走了,或是夏天和放进井里冰镇的西瓜一起被捞起来了,抑或是被井边树上悬顶的果子给砸晕了,冬天大概是被冻落井底了吧?在众多堪称奇闻的设想中,我翻出了听上去最为合理的一条——兴许是顺着井底暗道游进小溪,溜走了呢?

屋后的井下,有一条从更深处山涧流淌至此的小溪。溪的上游我也曾造访过,那是一处颇大的

湖,湖的源头连着山,被长辈用来告诫孩童远离山林的诸如“山有猛虎”一类的话语唬住,再往里我想一探究竟也不能了。从大湖出发,沿着曲折的山间道往回走,一路相伴的溪涧受着乱石杂草的阻拦,等到井边就只剩下不过半米宽了。年幼的我一边叹服于一条溪的韧性,一边绞尽脑汁也没想到该怎么用言语去描述那一刻我的震撼,多年以后我偶然从辛弃疾的集子里读到一句“清溪奔快,不管青山碍”,想来最是贴切。

那时的我还没有放弃对井中鱼的追寻,常常花费一整个下午翻遍溪底的石块想要捉得几尾,结果除了把水搅得一片浑浊外一无所获。不,不能说是一无所获,倒是有几只拇指大小的河虾被这一通天翻地覆吓得从石底窜出来,被我用海芋叶兜住了,用原本为鱼准备的玻璃缸将它们养起来。夏天

结束,小溪失去了片刻的清澈,我获得了因触碰海芋汁液而过敏红肿的双手。

小溪很长,连通了小村的上边与下边,顺着通路延伸的方向默默地流淌。鱼缸里的河虾日渐长大,我也照例风雨无阻地步行上下学。与溪同行,虽然嘴上说着已经不关心鱼的去向,走在路上时眼睛还是忍不住张望,幻想着能从随风摇曳的绿影间觅得一尾。直到绿意褪减,我还是没能邂逅鱼的身影。伙伴向我耳语,或许是一路被水裹挟到了这儿,进了溪边的水塘。

这样的怀疑并非没有缘由,离溪不远处,一户人家圈了一处水塘。最开始,水塘是供村民取用浇灌周边的菜地,后来水塘主人每年也会投些小鱼苗进去养着。如同跌进人海一般,这样一来,就算我用海芋叶兜住了,用原本为鱼准备的玻璃缸将它们养起来。夏天

的失踪,也为一个没有根据的梦的破碎。这并非意味着我确定小鱼游进了水塘,只是想或许它混在被舀起的某一勺用来浇灌的水里,如今已经化作养分混在泥土里辨认不出,徒留我和我那没有鱼的鱼缸在上。

而后的几年我不再纠结于鱼的去向,也鲜少提起井里曾经可能有过的那几尾鱼,生命中因小鱼出逃而空出来的那一块,后来被成长的压力填满。水塘边菜圃里的菜依旧长势喜人,我的河虾没有活过第二年夏天,年少时那些天马行空的设想代替它们成为鱼缸的所有者,被收起来不知道谁在哪个角落蒙上岁月的尘。

我从书里看到,井里的鱼确实可能会顺着水流游走。屋后井,井下溪,溪的尽头是一条大河,据说最终会汇入赣江。我的鱼儿奋力游,也许能在更广阔的天地安家。

鱼会想家吗?我没有答案,但梦里频频出现的小村提醒着我,我会想家。于是我迈出梦里还不等抬起就醒来的腿,启程返乡。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少了人的打理,溪边的野草愈加猖狂,层层叠叠将溪盖了个严实。在叮咚声中拨开层层叠叠的野草,清瘦了许多的溪水还在流淌,向着故人离去的方向。捧起一把,这一汪从山林里析出的野水濡湿衣袖,慢慢渗透进掌心的纹路,我明白这是我经年向水打着交道,水对老友的迎候。我踩过很多年前离开时留下的脚印,迎着长长的溪一直走啊走,一路上途经溪边塘,走过海芋丛,最后来到井边。

水仍然,草依旧。留居于此的日光又降下来,我走近了瞧,井底似乎掠过一尾金鳞。我想,我找到了。山溪奔也,我这尾鱼,终于游回了故乡。

凌云帖(外一首)

■郑泽鸿

飞越东海,船只尾随
蓝色的布匹上
一道白浪形如拉链
阳光潜入深渊
就变成了大海的腹肌
我在一架飞机上
像蓝天的征服者
空中就宣誓誓
天狗状狮子状的白云
静默聆听,巡演的狂响——
一定有前世之缘
驾着巨鸟俯瞰云端
一定是有颤动的
当绚烂天堂里皑皑的雪峰
一寸一寸在心中崩塌

西禅寺

佛塔指向天空
人心低到尘埃
一声声风在塔松的夔响
都是佛在低语
檐角的苍龙
拖着金黄瓦片
奋力飞升
环绕回廊上顺时针的人流
力之舞不停旋转
如诗词翕动
阴天的食指
蘸一口工业路羊蹄甲的火烧
烧掉三千愁

【诗歌】



水泽潘亭

■陈其彬

潘亭村隐于闽清县西北部的一个山坳里,是一个充满水意的地方。

相传很久以前,潘亭是一片河湿地。千百年来,河水冲刷,挟泥沉沙,聚沙成塔,淤积这么一块长满芳草的小块陆地。据说,清康熙年间,潘姓始祖捷足先登,结庐定居,兴修水利,开荒种田,繁衍生息。因其地形固似一座椭圆形亭状,加上潘姓,遂取名“潘亭”两字,寓意“福地满泽,水中之亭”,体现古代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潘亭是一个山区水村,水是如此的充盈充沛,一条芝溪将潘亭分成南岸和北岸。潘亭桥上,流水清澈,鱼儿翔底。站在北岸高处,极目远望,村庄背山而建,临溪而居。村前村后,两条水圳交叉纵横,与路边田间小沟小溪相连,清流滚滚,滋润着这一片片一近坵青青的瓜果蔬菜,碧绿的瓜菜,青黄的大白菜,细细长长的菜豆,从叶子中探头探脑,轻舞长袖。山脚边的池塘里,小草萋萋,不时传出鸭鸣声,还有那鱼跃龙门。那一沟沟一汪汪清水,编织成一张张流动的水网,散落在田间地角,被农人们揽入怀抱。

步入村西头,一条小溪静静地从山涧流出,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潘溪。溪上建有一座

水泥桥。桥上长着一丛青竹,微风轻拂,摇头晃脑。岸边蹲着几个农妇搓洗衣物,不时撩起阵阵水声。“潘溪是村里几条小溪中的主溪,发挥作用最大,村民受益也最多。它发源于十里外的秧尺尾自然村潘洋山麓深山里。”村干部娓娓道来,在这片七八平方公里的茫茫林海之中,山崖陡壁,沟壑纵横,一年四季山水朦胧,云润雾泽,绿色葱茏。山体中能冒出股股泉涌,奔泻流淌,高山流水,最终归集潘溪流域,清澈透明。村民说:“潘洋山上有仙泉,水脉连着潘溪,咕咕咕,一年四季不停。”

潘溪之水,在大多数时光里,恬静自足,墨守成规。时光如水,蓦然间,潘溪也变化了。潘溪的开发,始于20世纪70年代潘亭电站的兴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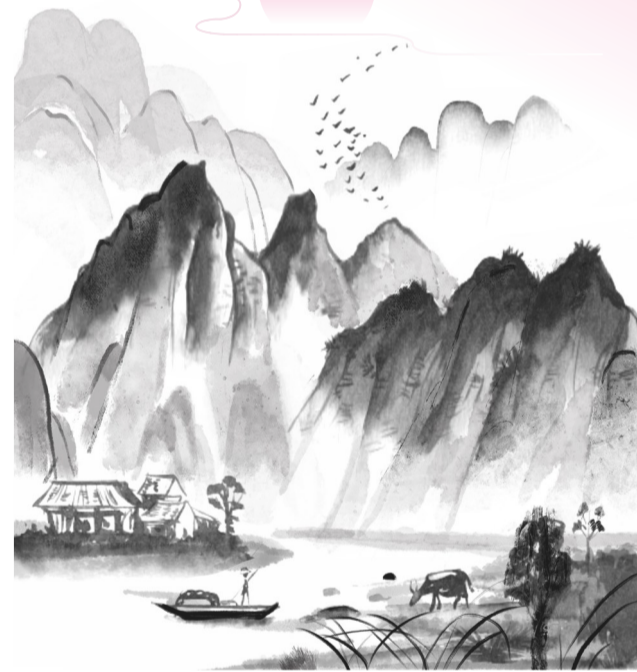
那时,潘亭大队是一个无电村,每逢夜晚,山坳里一片漆黑。潘亭人请来县里水电技术员勘察论证,决定在潘溪中段拦溪筑坝,修建一条渠道,兴建一座水电站。村里七十多岁的老党员许孝建回忆着,那时没有大型机械进场施工,大家同心协力,干劲冲天,硬是靠每个人的坚强毅力,肩扛人挑,遇石开山,逢水搭桥,苦干加巧干,你追我赶,热气腾腾。虽然劳动报酬低,每个劳力一天十分,挣不上一元钱,女劳力更少,不到六

毛钱,然而群众热情高涨,没有人偷懒。大家有多少力,使多少劲,为的是早日建成水电站,让村里通上电。发电后,家家户灯光明亮,根本上解决山里农民生活生产用电问题,也鼓起了集体的腰包。多少年过去了,至今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是村集体的主要收入。而且发电后的潘溪,可以通过路边沟渠,灌溉农田,一水两用,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后来,人们又在潘溪上游东洋坑修建一座水库,打通涵洞,铺设千米压力水管,引水潘洋山下,兴建一级二级两座潘洋电站。二级发电后的潘溪,流淌于一条长长的山川,镇里借机建成一个自来水厂。通水那天,镇区居民笑逐颜开,拧开水龙头,流出白哗哗的清水,大家伸出双手,先掬一捧水,品尝一口,甘甜爽口。

可以说,水是潘亭人的灵魂。潘亭村的变化,村民幸福生活指数,与水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一些人受利益驱动,偷砍林木运出山外牟利,现状堪忧。潘亭村明白,水的涵养在森林植被,再不出手制止,恐怕山会光,泉水也不流了。潘亭村从造福子孙后代利益着想,发动群众讨论,决意划片定区,把潘洋山麓一带定为村级林区,界定山地范围,保山护林,并且发布公告,制定封山育



【闽都新谭】



斜杠中年

■刘希

前阵子,一个要好的朋友,向我打听可以兼职的工作。他说工资太低,工作又太清闲,想找个副业做一做。朋友曾做过小学美术老师,有画画基础,想来想去,我说你画画吧,应该可以在网上接点订单,他一下来了兴趣,听说省里有个画展,他让我陪他去看。

看了画展回来,我俩搭了一辆顺风车,师傅是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人,看起来挺和善,我们便在车上随意地聊起天。我告诉朋友最近我也想弄个副业,想把自己曾经的写作特长发挥一下,利用空闲时间写点小说,不想自己的人生就这样定了型,不想以后遗憾终生,朋友表示赞同。他说他想好了,回去就着手把丢了的画画技能捡起来,从画插画开始。

这时,师傅饶有兴趣地谈起做插画业务的一些技巧,譬如怎么接单,怎么报价等等。我们有些惊讶,师傅骄傲地说,他也爱画画,他除了跑车之外,还是一名业余插画师,除了跑车的收入,这额外的收入一个月也有两千多。我们等红绿灯时,他打开手机,把他画的画给我们看,并热情地介绍这一行的前景,说得我们不仅对他刮目相看,还为此心花怒放。

他说画画才是他的热爱,而开车,只是他为了生活而不得不选择的职业。想起前不久,联系上一个多年未见同学,他一边在一家公司做财务,一边卖保险,整天忙得团团转。我问他累吗?他说一天到晚没个休息,哪会不累?但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有车贷,有房贷,经济压力很大,不多找点门路难以维持正常开销。说完,他笑着说,好在有付出就会有回报,你看我现在,虽然累,但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有奔头!

突然想起网上有一个词,叫“斜杠中年”,说的是一群人,不甘心做着一种职业,还身兼数职或数职,他们在介绍自己头衔的时候,需要用到斜杠来区分不同的身份。看看周围,确实是有很大一群这样的中年人,他们责任感强,能力强,有理想,有目标,不怕累,不嫌苦,有些人一上班做程序员,下班做外卖员,有些人上班做业务员,下班做自媒体,有些人一上班,一边开公司,……正业蒸蒸日上,副业风生水起,有部分人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部分人是为了补贴家用,但不管是哪一种,他们都是为了让生活更加美好。

忙碌的“斜杠中年”,是能力的见证,是自律的结晶,是人生最重要的年华里辛勤的付出,默默地耕耘,是为了不辜负时光,不辜负家人,以及不辜负自己而努力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果。

【坊巷里弄】



革命叙事的艺术探索

——评李迎春长篇小说《故园风雨》

【书林漫步】



■卢菲

子”通过疯子的预言营造了某种神秘色彩,中间还穿插若干玄幻故事,如赵田禾与鹏飞虎豹转世的民间传说,这种“神化”“妖魔化”的情节塑造具有典型的古典化特征。“传统潜结构”是一种超越时空概念的集体无意识,学者张清华将其定义为潜伏于一种文化心理的内部,将其叙事类型细分为“男权主义无意识或梦境改装”“才子佳人或英雄美人”“家族恩怨与复仇故事”“绿林英雄与侠盗传奇”等亚型。这种“传统潜结构”元素也在《故园风雨》中有所体现。比如赵福民的男权主义,他的欲望成为摧毁生命的直接因素;鹏飞与浩萍、伯祺与秋凤、钟汉生与陈娇娇等的情感,不乏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

故事情节。

“地方性”作为一种与“全球化”“类经验”“同质化”等“对抗”的关注地域文化、人与地方精神联结的概念命题被重新提起,《故园风雨》将这种“地方性”聚焦于闽西客家的革命文化中,“地方”存有双重维度的意义,其一展现了闽西客家的风土人情及精神风貌,其二突出闽西作为服务中央苏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故园风雨》将这种地方想象融于革命叙事之中,例如建祠堂、修族谱等关系着一个家族命运的兴衰,折射出闽西人民的族群认同意识,供奉至圣仙姑祈求保佑的民间信仰反映了闽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寄托,为

钟汉生与陈娇娇娶亲仪式上的木偶戏、打船灯、扎架花、烧架花、外江戏(闽西汉剧)等戏剧、节庆活动独具闽西民风特色,以及小说出现的不少客家民谣,都展现了客家人民淳朴自乐的生活图景。此外还体现在人物“出走”与“归来”上,知识分子背井离乡又重回故里,根深蒂固的故土情结使小说的“地方性”意味深长。李迎春打破常规时间逻辑的传统叙事结构,以多条时间线交叉汇集真实历史的单一时间轴,这种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与多镜头交叠出现的叙事视角,共同完成了展现历史全貌的立体叙事。有学者将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定义为“一种以‘记忆’为摹本,时序互相

穿插颠倒,解构了历史自我起源、自我发展的自在性和客观性”。《故园风雨》的叙事艺术吸纳了新历史小说借助“记忆”再现客观历史构建完整叙事的特征,使小说独具灵动性,极大丰富了小说的审美体验。

《故园风雨》完成了新革命历史小说叙事艺术的当代性转化,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叙事的“潜结构”,丰富了革命叙事的题材内容,同时也是地方路径在革命历史叙事的探索与实践,书写了以地方、乡村、下层人民为主体的革命力量,进一步揭示了启示当今“群众力量”的时代命题,以非线性叙事结构搭建了一个复杂而富有层次感的叙事艺术框架。



《故园风雨》是李迎春新近出版的一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它融入中国传统叙事元素,结合地方想象完成了革命叙事艺术的当代重塑。

小说叙述了古坊和田坝头之间的赵家两大家族的恩怨情仇,其中又夹杂“山林盗匪”“打家劫舍”“行侠仗义”等情节,开篇伊始“引